

小说散文选

封面设计：秦 多

小说散文选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印 刷 三 厂 印 刷

字数 309,900 开本 787×1092 毫米^{1/32} 印张 15^{5/16} 插页 2

198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8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8,000

书号 10019·3518 定价 1.15 元

目 录

第 一 章	墙上的字迹·····	(1)
第 二 章	与疯子的搏斗·····	(9)
第 三 章	古城堡塔楼里的发现·····	(14)
第 四 章	废弃的工事·····	(23)
第 五 章	废矿场上的尸体·····	(32)
第 六 章	奇怪的数字·····	(39)
第 七 章	集上的巧遇·····	(48)
第 八 章	“里索夫斯基的手”·····	(54)
第 九 章	未结束的搜索·····	(60)
第 十 章	公路上的一段情节·····	(69)
第十一章	森林中的亮光·····	(76)
第十二章	又一个谜·····	(87)
第十三章	地下实验室·····	(93)
第十四章	考虑不周的一步棋·····	(107)
第十五章	忠实的朋友·····	(114)
第十六章	被封堵在地下的人·····	(119)
第十七章	日耳曼神像的秘密·····	(127)
第十八章	地下水闸·····	(135)
第十九章	促膝谈心·····	(147)
第二十章	沼泽地上的信号·····	(154)

第二十一章	不寻常的芦苇杆·····	(166)
第二十二章	假工事·····	(181)
第二十三章	记者科洛米采夫·····	(190)
第二十四章	真假记者相遇·····	(207)
第二十五章	“YH”行动·····	(227)
第二十六章	在“A”号室·····	(244)
第二十七章	帕西柯笔记本的头几页·····	(268)
第二十八章	死后得到昭雪的人·····	(274)
结 束 语	·····	(283)



第一章 墙上的字迹

战争刚一结束，同年七月我的石棉水泥管道车间的毕业设计通过了，我和毕业的同学们一起等待分配。

当时，我可以选择的工作单位有好几个。最后，我选定了K城附近的一个水泥厂。该厂离我国与罗马尼亚的边境线不远。我和妻子莲娜同时大学毕业，她也分配到了这个工厂。

我们有一个月的假期。莲娜决定和父母一起在莫斯科近郊的别墅里度假。他们也邀请我去，可是我认为应该把事情考虑得周到些，应该先到新的工作地点了解一下情况，和同事们熟悉熟悉，再找一套住房。总之，在妻子到来之前，起码把生活稍微安排一下。

我很快整好行装，带上简单的行李，就在基辅车站上了火车。经过两昼夜的行程，火车在傍晚驶近了目的地。这

时，我看到远处有一个高大的古城堡塔楼，它在天空的映衬下显得非常突出。很快一个小城镇便展现在眼前。这个风景优美的小城镇座落在一条深广的河流旁，两岸群山之间。

来到城镇，看到的是整洁的街道，小巧洁白的瓦顶房屋，屋旁绿树浓荫下的人行道，宽阔的广场，栗树遮盖的林荫小道。这里，集市上排满了摊贩们的牛车，而车旁就拴着不停地在反刍着的犍牛，还有把餐桌摆在路边上的一些街头小咖啡馆。这一切都表明，这是一个典型的南乌克兰城镇。

去工厂还要乘十二公里的汽车，于是，我给莫斯科拍了一份电报，以后，便不停脚地换乘往返于火车站和工厂之间的公共汽车，继续赶路。不一会儿，汽车已疾驰在公路上。柏油路面平坦光滑，杨树夹道成行。公路盘山而上，接着又顺势而下，进入一片长着稀疏灌木丛的谷地。在一个急转弯后，一条宽阔平缓的河流便展现在眼前。这时，汽车朝正西方行驶。只见在淡紫色晚霞环绕中的一轮红日与两岸昏暗的倒影一起映在平滑如镜的河面上。我静静地沉醉在这美丽如画的迷人景色之中。

远处突然出现了三个工厂的烟囱，有一个还冒着烟。几分钟后，工人村的灯火在夜幕里已隐约可见了。

汽车转弯驶向广场，在一所阴森森的两层楼房前停了下来。楼房四周搭着脚手架，有的窗户上还装有铁栅栏。一盏昏暗的孤灯照着钉在门上的一块招牌上。这一切给人带来一种郁闷的感觉。我看了看那块招牌，好不容易才相信这里就是旅馆。接着，里面的灯亮了，沉重的大门慢腾腾地打开，一个老头儿出现在门口。

“请问，这里是旅馆吗？”我问道。

“不错，就是，您放心好了，这儿不是牢房，”老头儿亲切地微笑着回答，“请到这儿来吧！”

他打开一扇旁门，让我走进办公室，这是一个刚刚粉刷过的房间。屋里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和一个保险柜。墙壁上的玻璃挂橱里有一块挂钥匙用的木板和一大张旅客须知……我把证件交给他看。

办完手续后，老头儿对我说：“我们把您安排在二楼住，二楼已修缮好了，那里窗户上的栅栏都拆掉了，咱们上楼去吧……是呀，这房子明摆着是让人不愉快的！”我们上楼的时候，他又接着说道：“法西斯在的时候，盖世太保（德国纳粹的秘密警察——译者注）集中营就设在这里，那可是货真价实的盖世太保集中营，还有地下室呢。现在做办公室的那间屋子过去是养狗用的。那时候，谁要是到了这儿，那就算完了！院场上还有过绞刑架呢，”他悄悄地加了一句。“现在回想起这些事，就象是一场噩梦。等我们把这幢楼房修缮完了，把楼的正面整修一下，我们这儿就是一个象样的旅馆了。”

我住的这个房间并不宽敞，不过，布置得相当舒适，还有一扇朝着花园的窗户。

一会儿，服务员走了进来。她拿来一条床单，铺好了床，把一瓶花摆在桌上，向我道了声“晚安！”便出去了。

窗户虽然开着，可是房里仍然感到闷热，还有一股油漆味儿。这一夜我没睡好，梦见每个角落里都有难以名状的可怕身影，呆滞不动地瞪着眼睛看我，向我伸出罩着铁甲的长爪。我醒来时，灿烂的阳光，早晨清新的空气和在窗下手脚

架上工作的建筑工人们愉快的谈话声，驱散了我昨夜梦中的惊恐和不安。我洗漱、收拾完毕，便到餐厅去。餐厅在旅馆的第一层，已经修缮好的那一部分。那里洁净的台布、鲜花和崭新的餐具令人赏心悦目。

时间还早，但是餐厅里已有一位漂亮的年轻人在用早饭。他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发，留着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小胡子，还戴着一副眼镜。他身穿一套崭新的灰色西服，笔挺考究。他手上的金表样式新颖，上衣口袋里露出粗大的自来水笔和铅笔。他付钱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皮夹子里有一把金鱼形的梳子。这些事物都表明他有一种独出新裁和别具一格的企求和爱好。他只是在读报时，睨视了我一眼。

“这是什么人？”陌生人离开餐厅以后，我向旅馆的老经理问道。

“是一家报馆的记者，”他回答说，“他在此地已经住了两个星期了。”

我吃过早餐，便去看楼房一层盖世太保时期当牢房用的那些房间。大部房间已经修缮完毕了，只剩下几间屋子还保留着过去牢房的样子。我走进了其中的一间。室内光线昏暗。两扇窗户的绝大部分都用砖头砌死了，上面未被堵住的空隙处，还有一根根黑色的铁栅栏。微弱暗淡的光线，透过布满灰尘的玻璃照在灰色的墙壁上，墙上有的地方现出一块块返潮的斑迹。

肮脏的天花板上装着一盏暗灯，沿墙放着几张木床，一扇带门闩和监视孔的铁门——这就是房间里所能看到的一切。我谛视之后，发现墙壁上有很多地方留有字迹。“同志



们，要坚持下去！”——这是用蓝色铅笔写的，字体很大而刚劲有力。还有：“我们蔑视你们这些刽子手！”旁边还有用尖利的东西刻下的几行字：“托利亚·谢尔多宾和热尼亚·阿诺索夫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同志们，为我们复仇啊！”靠下一些，还有一个用炭块写的，几乎已被抹掉的一行字：“我履行了对祖国的义务，死而无愧！”

还有许许多多的留言——有的是男人刚劲有力的字体，有的是女人和儿童的笔迹——这是苏维埃人刚毅、英勇和大无畏精神的见证。

我走出了这个房间，心情是激动而沉痛的。旁边是另一间稍小些的囚室。那里光线充足一些，因为修缮工作快要结束，窗上的栅栏和堵塞窗口的砖已被拆除了，板床也搬了出去。天花板和一面墙已粉刷一新。一个工人正用刮刀蹭刷着另一面墙。我本来打算走出去了，可是，突然发现在墙上，就在靠近地板的地方，有几行用铅笔写的非常工整、非常清晰的数字，有个位数，也有十位数，数字之间都有间隔。这会意味着什么呢？

我首先想到的是，这里写的可能是一段密码。大概，被监禁的人在墙上写了什么重要内容，为了不使盖世太保们发现，把它写在床板后边，这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对此不能不予以注意。我找到了一小块糊墙纸，向工人要了支铅笔，把这些数字都抄了下来。

“啊！您也对这些墙上的留言感兴趣？”我听到一个宏亮的声音，于是回过身去，看见站在我身后的正是在饭厅和我同吃早餐的那位记者。“我简直感到震惊，”他接着说道，“太可

怕了！这些个坏蛋！……我们还不认识呢，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科洛米采夫，基辅报的记者……能和您认识非常高兴！”

我们互相问好。他没穿上衣，所以我发现他左手上，手表靠上的地方有子弹穿过的伤痕。他倾身注意地察看着密码：

“您在这儿抄什么？……啊，这很有意思！太有意思啦！哦，哦……但是，您别白费劲了。这些早就有人抄过而且拍了下来。在市委您可以找到整整一大本这类的东西。来，我陪您去地下室，盖世太保在那里拷问过那些被他们俘获的人。”

地下室已经修缮好了，根本没有任何引人感兴趣的地方。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原来，他是到工厂来参加二号炉开炉典礼的，可是，他未必能等到这一天，因为他还要赶到契尔尼戈夫采访篮球赛的消息，在这里最多只能呆两三天。

我们分手了。我得去见厂长，到我未来的领导——转炉车间主任哥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托尔卡乔夫那里去报到。

后来，我同哥里戈里在工厂里转了一遭。可以说，原来只有一个制管炉的这个老工厂，被法西斯分子破坏得一无所有了。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拥有三座巨型管式转炉的庞大企业。一座转炉已经开工生产，另一座已经过试炉阶段，而第三座正在安装。

“你看，搞了一个多好的工厂呀！是个大厂啦，真漂亮！”当我们看完全厂时，哥里戈里说，“地方真太好了：泥灰岩

是头等的，这种泥灰岩别处很难找到，它的蕴藏量也很大，而且附近就有水源。”

我离开工厂返回旅馆的时候，天已经要黑了。

密集的云层遮住了天空。透过云层还能看到月亮，它就象在烟雾中浮动似的。天气非常沉闷，就象暴风雨即将来临，一点儿风也没有。我的房间里，尽管敞着窗子，但还是喘不过气来。我干脆抱起褥子、床单和枕头，跨过窗子，爬到外边的脚手架上，铺好就躺下了。

我想：“有暴风雨，我也来得及跑回房间。”于是，把床单盖在身上，很快就入睡了。



第二章 与疯子的搏斗

睡梦中我觉着有人在动我的一条腿，摇了又摇……于是，我睁开了眼睛。看见一个瘦高个子老头儿伸开两手，站在墙根，背挡着窗子。不，这不是梦！微弱的月光下我清楚地看见他那苍白的脸，满头散乱的白发，蓬松的胡须和肮脏不堪的粉红色的衬衫。他伸着脖子，好奇地打量着我并且显出嘲笑的神态。我半撑起身子来。

“别，别，别……”老头儿伸出一个指头威胁着我，低声地说。“这无济于事……听着：‘我是力大无穷、残酷无情的青少年领袖，埃费斯王国已被我占领！’记住这个，记住：‘我是力大无穷、残酷无情的青少年领袖……’”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着这句无法理解的话，而且越说越快。他一边说着，一边向我跟前移动，最后竟俯身贴近我，他的胡子都蹭着了 my 胸部。他的眼睛滴溜溜地闪动着，两只手做出些怪动作，就象是在抓被单。毫无疑问——我面前站着的是一个疯子。我把他推开，跳了起来。

“啊……好，好，好！”他说完就笑了起来。“这回可知道你是什么人了！现在我可认出了你……藏不住了……你是贝都英人（游牧的阿拉伯人——译者注）！贝都英人！回来啦！又来啦！”

他的面部表情突然变了。

“他在哪儿？你们把他藏到哪儿去啦？把我的儿子交出来！”他喊了起来，接着跪下，抱住了我光着的两条腿。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无处可逃，何况他还牢牢地抓着我……喊吧，又感到不好意思。显然，这是个不幸的父亲，他的儿子在 frontline 牺牲了。

“老大爷，别激动，”我尽可能平静地说，“我没有害过你的儿子，也从来没见过他。我昨天才刚刚到这儿……如果说他在战争中牺牲了，那么，他就是一名捍卫祖国的英雄……”

我不该说这些，因为听到我的这些话后，他立即伸直了身子，抖动起来，他用极度凶狠的目光盯了我一眼，大声喊道：

“是的，他是英雄，是英雄，而你是贝都英人！你是叛徒！贝都英人！叛徒！叛徒！”

他立即向我扑过来并且两手以超出一般老人的力量掐住了我的喉咙。

接下去的情况我就记不清了。我们在脚手架紧边儿上扭打着。我们脚下的木板不停地颤动、摇摆。我曾一度濒临死亡。老头儿用整个身子挤压着我，我的上半身已悬在脚手架横搭的栏板之外了，而他却一直狠狠地掐住我的喉咙。我的两脚悬空晃动着，我喘不过气来了，眼睛里直冒金星。“难道就这么完了？”——我脑海中闪过这样一个念头。我猛一用力，一只脚勾住了木板并从疯子的手里挣脱出来，随后我跳起来，抓住他的两个肩膀并使出周身的力气，把他推开。他脑袋撞在木杆上，失去了平衡，从脚手架上跌了下去。

这一下他准得摔死。可是不然：他在半空中不知抓住了

什么东西，借着这股力量轻巧地跳到了地上。他暴怒了，怪跳着，还挥动着拳头向我威胁，穷凶极恶地喊道：

“你记着，记着！‘我是力大无穷、残酷无情的青少年领袖，埃费斯王国已被我占领！’”——接着，他异常敏捷而快速地向花园跑去，刹那间就无影无踪了。

旅馆里顿时慌乱起来。人们拿着手电筒跑了过来，搜查了花园。经理也来了。这时，我已稍微镇静下来，把发生的一切都对他讲了。

“是，是的，”他摇着头说，“我忘了事先告诉您，这里不能在室外过夜。老头儿有时夜间在广场和房子附近走动……这个人是伊凡·谢尔多宾，过去工厂的会



计。是个不幸的人呀！您不知道，法西斯分子把他的儿子抓到了盖世太保集中营，后来就在这里，在这个广场上给吊死了，而且还强迫老头儿本人来看。咳，结果他就……神经错乱了。他住过几次精神病院，可是没治好……白天他没什么，默不作声，象哑巴一样，不管问他什么都不回答，可是，一到夜里有时就胡闹。只是从前他没打过人。他就是把人叫醒并强迫人家听他讲一些乱七八糟的事。看来，您准是不知道怎么惹着他了。”

“这么说，他是谢尔多宾，就是在牢房墙上留下感人肺腑的遗言的托利亚·谢尔多宾的父亲啦！”对老头儿我感到怜悯，我很难过，很痛心，这都怨我自己招致这个不幸的老人发作。

次日早晨我从饭厅往外走的时候，记者科洛米采夫叫住了我。他一手拿着雨衣坐在小长凳上，脚旁放着一个手提箱。

“我正在等您呐。我想从当事人的嘴里知道关于夜间发生的惊险情节。太有意思啦！对不对？据说，有个精神错乱的人打了您……盼以细情相告，不胜感激。记者总是好奇的。”

我把夜间发生的事详细地都告诉了他。他注意听我讲着，个别地方他重又问了问。

“怪有意思的奇遇，不对吗？”当我讲完了的时候，他又这么说道。“他准是把你当成个阿拉伯人了。头脑有病的人是什么都想得出的呀！……就谈到这里吧，我该走了。再见！得去赶飞机。”

“您不是本来打算在这里再呆两三天吗？”我忍不住问道。

“情况有变化，不行了！”于是他走了。

“这和情况变化并没有什么关系，被疯子吓坏了，这倒是真的。你虽然衣冠楚楚，却胆小如鼠。”——我心里这样想。

然而，说心里话，我也想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再碰上这个可怕的老头儿，那可以想象得到，是不会有什 么好结果的。尽管按旅馆经理的说法，他是从来不到旅馆里来的，可是总不该把一个精神错乱的人估计得这样老实。我决定到离这个不祥之地远些的地方去找个房间住。

